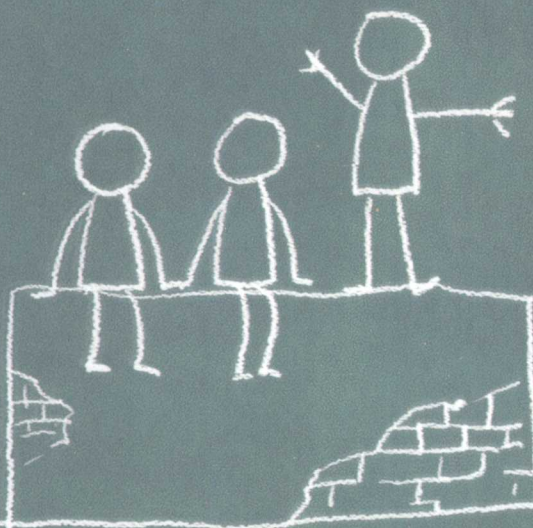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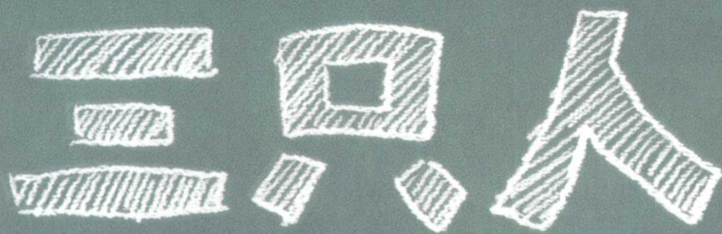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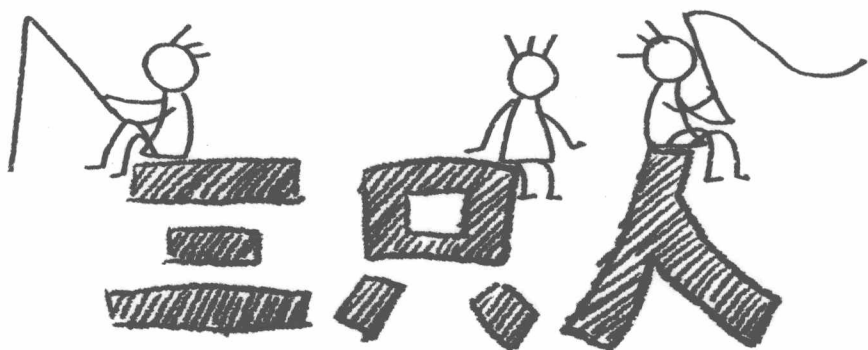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青春，  
活过来了吗？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STRUGGLING YOUTH

贾健◎著



# STRUGGLING YOUTH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只人 / 贾键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9.6  
ISBN 978-7-5402-2091-4

I. 三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2705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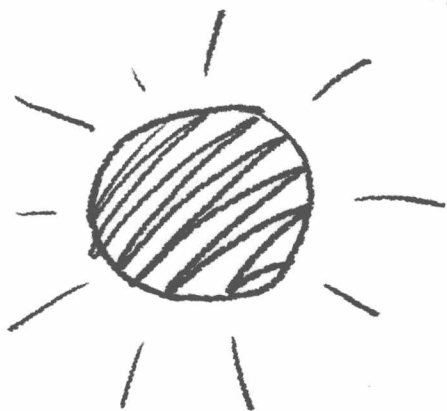
## 三只人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 | 贾 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划编辑 | 谢 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谢 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| 焦 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燕山出版社<br>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90 × 1200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2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次印次 |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|
| 定 价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目录

第一部→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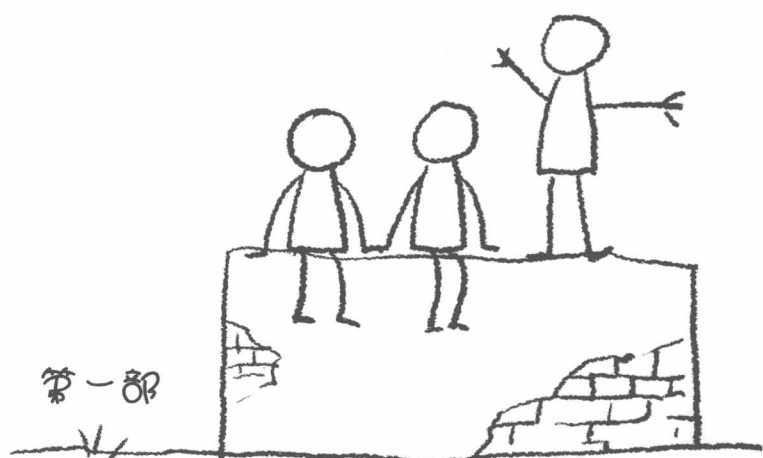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部→051

第三部→097

第四部→153

第五部→185

---





## А

昨晚独自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有人把垃圾桶里的垃圾全部倒出,铺展在路面上,恶气冲天,臭不可闻。我想城市的腐朽,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当时我有强烈的想在上面跳舞的欲望,我由此断定我也是个腐朽的孩子。

我把记忆囚禁在照片里,黑黑白白,贴在墙上,让它们排成一列听我发号施令:稍息!立正!向右看齐!报数……然而报数报了太久,渐渐地我就听不清楚了。它们浩浩荡荡——原来是数不清的。

这是我的一个梦,黑白的。

醒来后,我知道外面阴沉的天空没有惊喜,正在建造的楼房没有惊喜,我的电子邮箱没有惊喜,仙人掌没有惊

喜。就这么蜗居在家里安静着。我想我终是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,又回到了原地。唯一不同的,就是那些排列不齐的记忆,顺着积攒灰尘的白色墙壁无声而过,还有照片里的那些人,我总是很快忘记,但又会慢慢地记起。

我想我应该用一段时间来好好地说说我们的爱情,我也知道也许我再也说不出来了,但我决不承认,所以我老借口没时间。而现在我就伏在时间的河底,任它以任何疾迅或缓慢的姿势穿过我的身体。我知道,我唯一的借口,破灭了。那时候看的一部电影是《那时花开》,台词里说“回忆比幻想更加不真实”。我信了,所以现在,我努力地记下这回忆或幻想,以使它们真实,以使记得。

毕竟,有些事情,口说无凭。

3

那时仿佛是秋天,我不知什么原因给自己放了假待在家里。无所事事、无可救药地迷恋上了一家小面馆的牛肉面,没日没夜地想起来就去吃。在四昼夜吃了二十七碗货真价实的牛肉面后,我的父亲看着我面前的第二十八碗面条问,你能不能不吃这东西了。我的不能还没说完就被扣了一脸的面条。

我当然没有哭了,反正屈辱过后就是孤独。我总是孤独,特别是当我蹲着的时候。我不喜欢躺着也不喜欢站着,我就喜欢蹲着,蹲在任何一个地方,看清凉的风,怎样疾速穿过这个秋天,穿过它的高远和明朗。从我家窗口能看到一大片玉米和向日葵,金黄浅绿混杂地生长在一起,没有边际。只是我离它们太远,所以总看不清它们的表情,是盎然?还是颓败?

我还没有看够，父亲就送我回学校了。一路上城市边缘的田地丝毫没有显示出金黄的迹象，还欣欣然地怒放着深厚的绿。父亲驾着车问我一些学校的情况，越靠近学校我就越沉默，到了学校门口父亲叹息了一下说，努力把这一年读好。我背了包说路上慢点就转身进去了。我知道他喜欢开快车更喜欢叛逆别人，我这么说的目的是希望他开得更快一些。我喜欢他开快的样子。

天气明媚的上午。我穿过教学区去往后面的种植区，一路上树动花摇，鸟鸣虫唱，远处的矮山清晰可见。学校是在某部队的旧址上建起来的，地处郊外，面积广大，除了新设的教学区生活区外，许多地方都保持旧貌荒废着，有营房、训练基地、医院、司令部等。广告上说“该私立学校坐落在风景优美的采风山脚下，绿树成荫，环境优美，远离城市喧嚣”。走到饲养区，农户的狗跑过来舔我的手指，亲切而天真。它在这里很久了，每天帮主人照看一大群鸡，认真负责，十分专业。我偶尔来看它，它记得我的气味。

时间差不多了我回到教学区，穿过球场听到了下课的铃声。卖狗欢天喜地地从球场跑来，我从包里拿出零食和 CD 给他，他又欢天喜地地跑了。卖狗胖但是身材

匀称，热爱并且毫无保留地献身音乐，像个农民一样，朴实善良。我们能够在一起，是顺其自然的归属。

下午班主任的作文课。我坐在靠近门口第一排的位置，门开着，我长时间地凝视走廊墙面上伽利略的头像。风从窗户跑进教室，经过我，从门跑出，又从门跑进，从窗户跑出，反反复复。我已经很久没写过作文了，曾经的那个作文本，依旧放在阅览室一角，被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阅读着，破烂不堪，那里面有我过了期的思想。

班主任开始提问了，一个接一个，轮到，我站起来说不会，跳过去。每次都是如此。这倒没什么，在这个垃圾班里，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消耗时间，一心一意地等待毕业。

接下来的活动课，人们零零散散地约会，打牌，睡觉。我无事可做。一个无聊的秋日下午。

## A

日子就这么反反复复,我也没觉着传说中的高三有什么不同。我已经彻底沉寂于校园中了。塞着耳机听小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新闻,有时去画室画画,画很长时间,白描花鸟,精致确定的线条。也有人来找我聊天逃课吃饭什么的,都是些不太熟悉的朋友,仿佛是些有思想的人。

某天课间我伏在课桌上听电子乐,卖狗探进头扯掉我的耳机,看着我,说,花生。我关了CD机出去,他靠墙站着低头看自己的鞋。我站到了他的左边。楼道很长很明亮,最北端有高大的窗。小花园里高大的杨树贴着那片窗,常常和细碎的阳光一起摇晃,丁零作响。那里是楼道最亮的地方,像是隧道的出口。我和卖狗曾经在这

隧道里,看过往的人群和声色。快上课了,我问卖狗去不去上课,他说咱们出去吧。我快速进教室拿了CD机,与他下楼。

我们一直走到装备区,爬上了军用卡车车库。车库顶部是一个又一个拱形连成的,春天我常来这儿写生,画对面那儿棵佝偻扭曲的柳树。我们靠着一个拱坐下。卖狗说,很久没和你一起坐了,文理分班以后,一年没和你相近过,很少知道你的情况,心里却坦然,觉得我们并不会生疏。

我说我明白,我们始终是一起的。

嗯。你还好吗。

就那样。

卖狗点头,你的确还是和原来一样,无谓的状态。其实去年乐队就解散了,他们都是成年人,要穿衣吃饭。我就自己过了一年,虽然空荡,可心里的东西还是不一样了。

我笑,那是因为你还有点小理想。

卖狗也笑,闭着眼睛晒太阳,不再说话。我们的亲切还在,完完整整的。我在这样的亲切中,安然地睡着。

仿佛每天的活动课天气都很好,天空和阳光都是清澈。我习惯在这个时候坐在教室窗口旁看清澈的空气和清澈的人们。子恩就是在这样明了的背景中,坐到了我的旁边。她说,你天天这么看着别人,只能滋生伤感。

她每天活动课都来,与我说话。我应对着,缓慢地。我隐约知道这个笑容淡薄的女子。她和学校中的许多人都有来往,却不是光明正大的表面交往,似乎总带着一种秘密隐晦。她能够不露声色地辗转于这些人中间,游刃有余。她并不美丽,却随身携带着一种可以打动人心的冷漠,散发出毒药般的气息。

她说,你似乎不谙世事,像个山顶洞人。她天生淡黄的头发和透明的皮肤,天生心里有阴暗的地域并且逐渐扩散。她也和卖狗亲近,是因为摇滚和伤疤。她发现卖狗整天摇头晃脑听的是 Pink Floyd 和张楚,所以当卖狗无意中看到她身上的瘀伤时,她便从容地对他讲起一些秘密。

她讲她的家庭。父亲嗜酒懒惰，拈花惹草，母亲风流美丽从不回家。父亲在醉酒时会把她当成罪人般殴打，家里没有温暖，只有噩梦般的煎熬。她从小就承受家庭暴力和精神摧残，几乎是所有人间苦难的承担者。卖狗听了伤心地低下头。从此她就有了卖狗这个朋友——在她心里承认的唯一朋友。

慢慢地我就和子恩一起逃课。在适合写天气的天气里她会写些字给我，用鲜艳的红笔。她说这是唯一能维持她写下去的色彩，血液般的妖艳和流淌不息。她的文字没有强烈的悲欢，只是铺展每一个小而隐约的疼痛，水到渠成地通向绝望。有时夜里我睡不着，在公寓楼里游荡，会碰到只穿着内衣坐在楼梯上发呆的她，看着她冻得惨白的脸，我心里悄然难受。

我控制了我们的距离，不得亲近。我想就是这样，身边有了一个人，长久或者短暂，都顺其自然且没有危险。

3

夜里被骚扰电话吵醒,再不能入睡。躺在黑暗里,感觉肢体在不断地膨胀,继而被注满了沉重的东西,压迫着心脏和呼吸,身体被掌控。是莫名的力量。意识挣扎着让自己清醒,清醒后再不能躺下。室友们都睡得很好,呼吸均匀,她们把黑夜吸进身体,又呼出来,一次一次,直到把夜过滤淡了。

星期五放假回家。我们每两周回一次家,星期五之于我们是欢喜的。离校前我向教导主任申请清洗国旗,它飘了那么久已经很脏了,每次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我都会热血沸腾,我需要先人的热血进步精神来打动打动我的无动于衷。洗涤国旗也许能洗涤我的思想。当我怀着巨大的热情庄重地把国旗放在水中浸泡,它立刻四崩

五裂。返校时我把新买的国旗交给主任，主任立刻就笑成了一朵花，我只说升旗时不要以此作为正面教材就走了。

在水房洗手的时候我摔倒了，摔出了青色和紫色。我的鞋子有八根鞋带，我系不好每一根，我从来都不会系鞋带。子恩说你不善系鞋带反映了哪方面的缺陷，我说这说明我不善于纠缠。子恩笑。

我“进献”的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我还是自豪了。风很大，升旗手以生孩子的缓慢架势升国旗，国歌奏完时也只升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触电似的猛窜上去，令人唏嘘不已。